

“我和湛江日报的故事” 征稿选登

回想在记者站的日子

□何银华

1976年11月14日,我从农垦调入湛江日报社,迄今近半个世纪了。

因为调入报社不容易,所以我倍加珍惜,暗下决心好好表现。

为适应当时的形势,1977年初,报社实施采编分家,设立记者站,以利于记者深入民间,了解民情,经营重点报道。当时设3个站,每站2至3人。阳江站分管阳江、阳春、电白、吴川,站长杨大璋;海康站分管徐闻、海康、遂溪,站长郑耀;化州站分管高州、信宜、化州、廉江,站长何银华。后增设城市站分管湛江和茂名,站长李观湖。

初来乍到便被委以重任,一站之长,自感担子不轻。我分管的这几个县,山区特别多,深入采访常常要爬山。

那时,记者站都比较简陋,借用当地县委一间小房子。交通、通讯都还落后,不像现在有小车和手机。到基层采访,常常要借用公社的单车。即便这样,大家采访写作的积极性都很高。接到新闻线索,总是争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。下站记者每个月一至两次回报社

集中汇报,碰头研究。好在那时记者乘车购票有优先权,又有各县新闻秘书和通讯员积极配合,工作开展还算比较顺利。

设记者站的好处,是很显然的。由于采编互相通气,共同拟题,通力合作,好文章不断涌现。像《花生风波》《对群众的肚皮负责》《蒲草还乡记》等一批报道,在“拨乱反正”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我和岑元冯共同采写的通讯《摇钱树下家家乐》,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,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。将“钱”字冠以标题,让农民共同富裕起来,高度评价“宣传了典型中最精彩的事实”。龙角坡地处化北山区,生产队充分行使了自主权,因地制宜,大力种植柑橙,由穷变富,农民笑逐颜开。报道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“解放农村生产力”的精神。

回想在记者站4年时间,可以说是我写作最活跃的全盛时期。和同事们合作得很愉快。写了不少新闻特写和通讯,而且潜心进行通讯散文的探索,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

下站那些年也是我人生中比较奔波的时期。同事们曾笑称我有“四头家”:大本营在湛江,小本营在化州,老婆未能随调仍在红湖,儿子跟着外婆在安铺。真感到有点照应不过来。不过苦中也有乐,奔波本来就是记者的常态。作为时代的记录者,记者就应该像蜜蜂一样,追逐花香,采蜜永远在路上。

几年间,也难免有一些难堪的经历。一次我应约到鹤地水库采访,途经红湖,顺便回家探女儿和老婆。不巧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正长着胎毒,耳根、鼻沟皮肤溃烂,看着就心痛。我本想请假陪老婆带女儿去看病治疗的,但又不想耽误那边早已约定的采访。老婆见我左右为难,公务在身,也不好挽留。第二天,她自己背着女儿,请邻居一位小青年用单车搭去几公里外的兰山寻医问药去了。当时天气还有点冷。每当想起此事,我心里就感到愧疚……

1980年夏,我被抽调回文艺部。记者站也由于地市合并改制于1983年自行撤消。



图片选自网络

相约湛江 (歌词)

□黄恩

坐上高铁去湛江
我到南海来冲浪
南海波浪闪银光
鱼虾欢跳花果香

坐上轮船到湛江
那是美丽的地方
这里人们最善良
热情似火暖胸膛

坐上飞机来湛江
心情激动白云上
那有帅哥好姑娘
蓝天白云好歌唱

骑上单车游湛江
雷州半岛海岸长
海豚畅游铃声里
鹤飞鹭舞送吉祥

来吧来吧
我们相约来湛江
荡舟摇桨净湖上
大陆之南好风光

来吧来吧
海内外朋友来自远方
港湾之夜微微的波浪
宾至如归心情多欢畅

雷州湾 (外三章)

□周文兴

东海岛、硇洲岛及南三岛,它们以坚硬的骨头,死心塌地守着这一湾海水,不离不弃。

湾畔的紫荆花,倔强地挺立着,坚守。

风,是有温度的,红土地孕育的海风更有温度。

风轻轻一吹,吹亮了东方,也吹亮了雷州湾。

曾经的苦难和耻辱,已是沧海一粟,骨头上长满记忆的藤壶,每一粒都是鲜活的历史,记载着一段苦涩的岁月。

往事深如海。如海的往事,荡漾着不变初心的承诺。

千帆竞发,一条灿烂的海上丝绸,漂浮在南海的潮汐里。

海,举起浪花朵朵,每一朵都是先人的足迹,深重而又剔透。

帆,猎猎作响。高耸的桅杆,抬高了一座城市的目光。

海鸥踏浪而行,“湛江钢铁”“中科炼化”,那一双双有力的翅膀不断地刷新版图。

心有多大,天就有多大。自强,方能顶天!

460多公里的海岸线多情起来,婀娜出一段“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”的故事。

湛江港,励精图治,以“一带一路”为支点,39个码头,那是湛江人民的杰出代表。任风吹雨打,他们昼夜坚守岗位,凭借“天然深水良港”之实力,波澜不惊,每天收集灿烂的阳光,煮一壶充满南国风味的茶水,招呼欣喜若狂的马达声,以及喜上眉梢的风帆。

满城的紫荆花,春暖花开。每一朵花,历经风雨,不忘初心,守住生命的底色,五片花瓣含着“五角星”的唇语,向祖国大地痴情表白。

火红的日子,撒满一地。雷州湾,波光闪闪。雷州湾里的鱼儿,欢快地吐着水泡,宛若一颗颗“南海明珠”,照亮了整个南海。

天空,辽阔而璀璨。

番薯

不问富裕,不问贫瘠,心甘情愿地俯身于土地。

不羡慕风的自由自在,不眼红云的不拘无束,只求抱紧土地,抱紧村庄。土地,是坚实的依靠,抱紧土地,才

能呼吸从容。

信仰的头颅轻轻扬起,笑迎谦卑的农人,以一地的葱茏接受日月的检阅,盛开着村庄的农事;以卑微的身骨,支撑起村庄的脊梁。

光阴渐次老去,村庄里的脸孔渐次更迭,番薯也一代接着一代,不动声色地在土地里生儿育女,为村庄的生生不息而努力。

从海上漂过来的村庄

我想,北部湾边上那一个名叫港彩的村庄,一定是从海上漂过来的。那满身氤氲的海腥味,很远很远就能闻到。

村庄没河可依,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,村里人便也没有弯弯曲曲的心事,个个活得坦荡而辽阔。

勤劳的村庄,总是迈着船的脚步,说着海的语言。海螺、螃蟹、鱼虾……一个个鲜活的词汇,被印刷在渔网上,即使在那饥饿的岁月,也能温饱着村庄。

洁白的海沙,把村庄的天空洗擦得澄清澈透,而那五颜六色的贝壳,用力护着每一个墙角,静静讲述船长与水手的故事。

跟随村庄一辈子的木麻黄,挺着父亲最直的腰杆,披着母亲最柔的头发,在每一个日出或黄昏,唱着风帆一样的歌。

傍晚时分,村庄的女人准能吹起袅袅炊烟,等待赶海晚归的男人,而一帮小屁孩却光溜溜地在海里一边戏水,一边偷看太阳洗澡。那色彩斑斓的霞光啊,把村庄的心事染得生动无比。

庭院里的笑声

夕阳西下,彩霞满天。庭院。太阳花苞欲放。

小饭桌打着马步,托着一盆盘绕着年轮的海螺。老奶奶操着一口雷州方言,与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孙子在轻声细语,不时哈哈大笑。一个有关年轮的对话,在霞光下鲜活灿烂。

一只老黄狗,温顺地蹲在旁边,竖起耳朵,认真倾听。

几只鹅黄小鸡,绕着饭桌来回打转,不时插上几句,叽叽的叫。

一个身影在厨房里忙碌着,目光不时飘向庭院,一脸惊愕那祖孙俩鸡鸭式的谈话,一脸满是幸福。

当熟透的饭香从窗口飘向庭院时,笑声刚好装满一盆。

难忘那片海

□黄钺

有一片海,在我的记忆之中,却一直“咯”得我“生痛”,硬得让我无法轻易忘掉。可以说,白茅海边乌黑的一滩乱石,山海万龟滩那些骇人的意象,硇洲岛外海水中一直坚守的火山岩……都有撼人心魄之美,更具浓郁的自然人文气息。它们都包含了一方天地质朴而沉实的生活底色,但,还是无法与我心目中的那一片海滩匹敌。

很多很多年前,老友少浩,和我从吴川的老城开始出发,事前,我并不知道将要去往何方,看到的会是怎样的奇观。老友讷言,只说带我去看一看一个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,那里有一海的石头……石头?我立时来了兴趣,本人本来就喜欢石头,何况是海上的!

路途也许不远,老友把摩托车开得不徐不疾,出了城区,转入郊区的水泥乡道,庄稼的颜色扑面而来,一个又一个村庄也忽闪而过。那天天气闷热,路途并不“愉快”,更没为目的地的出现作出事先的“铺垫”。

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下的那样:“只有在那种越来越难行/空气越来越稀薄的境地/才有可能耸立起最高的顶峰”……当我们沿着一条笔直的水渠,驶上一条坡路,并进入一条颇为稀落的村庄时,老友却说快到了,这就是调德村。

那时已近中午,村庄的人也有午睡的习惯?反正除两声狗吠,差点就可以用“鸡不鸣狗不吠”来形容。我想如此平淡落寞的氛围,大地又怎可能会出现奇景……

车继续往前开。不远,只稍稍转了一小段弯,眼前的视角却逐渐开阔,那些树木终于都退到了身后之后,一片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大海,突然神兵天降一样,就在山坡下宏大地呈现!

那时正在退潮,难怪涛声不大。直至临近眼前,才听到了事前无法想象的喧响。那是一个怎样的海啊,一海的乱石,不,一海的巨石!尽管年少时我曾被博茂海边的巨石震撼过,但那只是零星三两个,此刻我的眼前,却是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!这是苏轼的意象么?不是,是真实存在的现实!尽管退潮让“千堆雪”在气晚上已稍逊风骚,但那也是本人平生罕见的大场面、大泼墨!

那时候的手机还没有拍照的功能,以至我多年后常常想起这眼前这一幕,也没有一张与之对应的照片可以宽慰一下寂寞!我就那样傻傻地看着,时而张大嘴巴,时而指手画脚,时而……哦,那时老友在干什么?估计在捂着嘴,大笑。

我洋相百出。我看到了一海的活物,巨石们当然是不动的,但浪在动,海在

动。我看到了一海的艺术品,一个个可以卖出天价的大自然举办的大型的永不落幕的巨石展;我看到了一海的伟丈夫,他们抗击风浪,永不退缩,绝不上岸。不,他们其实是一群真正敢于直面敢于深入的听众,永无休止地聆听着大海举行着的音乐会……

而如此美景,岸边却仅有我等三两个看客!又是一番感叹后,因为退潮,岸边的很多石头,已经暴露无遗,便决定走下山坡,与大海来一个亲密接触。

当远景成为近景,那些巨石,终于牛高马大,也姿态各异地耸立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惊叹,我们啧啧,我们踮脚远望:这天公造物之神奇;我们也惊奇也恐惧,这个原本应该平淡无奇的海岸,到底经历了什么?这一海还保持着动态,还来不及隐去原始身份巨人,到底在赴一个怎样的约会?时间为何要选择在一个千钧一发的当口,按下了至今无解的暂停键……

而也许是天气炎热,也许是内心狂热?老友与我,竟同时心血来潮地决定:脱衣,下海!

四下依然无人,有一两个,也离得很

远。我们没有带着多余衣物,不可能不顾一切地扑进大海。于是各自稍稍侧身,就脱了个精光!三五分钟,就都成了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浪里白条”……

原本我们是两个俗人,也是两个诗人。但那一刻,都成了两个疯子。我们划水,我们狂叫,潜下又浮起,围着那些巨石努力地游向一条鱼学习。当我们的手触摸到一个心爱的巨石,才发觉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附着一身滑溜溜的苔衣。我们已经赤裸,却发现它们还穿着大海中一种最高级的丝织品,哈哈……

如果那天不是远方三三两两地出现一些游人,而且其中明显有女的,我们还不知疯到几时。他们明显地向着我们走来,我和老友看看还在“安全”的距离,只好收敛浪态,快速上岸……哦,事隔多年,除了我把这些写进一篇散文诗中,就是十分得意当初这一次心血来潮却记忆犹新的“天浴”。调德海湾,从那时起,就仿佛流进了我的心中……

岁月流逝。尽管我也是个吴川人,但机缘不巧合,从那以后,我竟没有再回到过调德海……那些巨大的石头,却不会轻易地在我的脑海中消失。那种多,那种巨,那种硬,可以说,世界之大,却没有一个地方会出现这样的集合。这样的概率,却就在我的家乡,就在吴川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到过的海边。

而偶然想起这些,我就试着给多时没见过面的老友发去了讯息,询问那一海的巨石,那个谜一样的聚会啊是否还在,是否因为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”而消散……少顷,老友回了三个字:“没变”!那是真正的天造地设,真正的无价之宝,花再多的钱也造不出来的奇迹呀!

老友紧接着是让我抽时间回去,再带我去逛逛……

啊,谢谢!对这样的邀请,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;而对于那群硬汉早已走进我生命中的亲爱的巨石,我又岂能轻易地放下!

百千万工程
茂德公杯
阳光下的家乡
征文大赛

在以学铸魂、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 以学促干上下功夫见实效